墨莊漫録/卷九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墨莊漫録

◀上一卷

卷九

下一卷▶

李淳風論辯真玉云：其色溫潤，如肥物所染，敲之其聲清引，若金磬之余響，絕而復起，殘聲遠沉，徐徐方盡，此真玉也。予頃在唐州，見任布參政之孫諭字義可收一璧，凝滑如脂，無有蟻缺，惟有兩粟大赤黝，蓋屍沁也；以綿繩掛之，擊之其清越之聲，余韻悠揚，正如淳風之説，與世所見水蒼玉不可同日而語。後聞爲一中都一貴人取去，自是不復再見也。
政和丁酉歲，真州郊外一家屠一牛，買肉歸者，往往於刲割之際，錚錚有聲。視之，於肉脈中皆有舍利也，大小不一，光瑩如玉，詢之數家皆有之。自爾一村之民，不復食牛。

東坡作長短句《洞仙歌》所謂「冰肌玉骨，自清涼無汗」者，公自敘云：「予幼時見一老人，年九十餘，能言孟蜀主時事，云：蜀主嘗與花蕊夫人夜起，納涼於摩訶池上，作《洞仙歌令》。老人能歌之。予今但記其首兩句，乃爲足之。」近見李公彦季成《詩話》乃云：「楊元素作本事記《洞仙歌》：『冰肌玉骨，自清涼無汗。』錢唐有老尼能誦後主詩首章兩句，後人爲足其意，以填此詞。」其説不同。予友陳興祖德昭云：「頃見一詩話，亦題云『李季成』作，乃全載孟蜀主一詩：『冰肌玉骨清無汗，水殿風來暗香滿。簾間明月獨窺人，欹枕釵橫雲鬢亂。三更庭院悄無聲，時見疏星度河漢。屈指西風幾時來，只恐流年暗中換。』云東坡少年遇美人，喜《洞仙歌》，又邂逅處景色暗相似，故檃括稍協律以贈之也。予以謂此説近之。」據此乃詩耳，而東坡自敘乃云是《洞仙歌令》

，蓋公以此敘自晦耳。《洞仙歌》腔出近世，五代及國初，未之有也。

琴、阮，皆樂之雅者也。琴則人多能之，而藝精者亦眾，至阮則人罕有造其妙者。中都盛時，有醴泉觀道士王慶之頗有此樂，同時有安敏修者，以此藝供奉上前，徽廟顧遇，厚於倫輩。二人者其能相抗，予在京師皆嘗聽之。慶之則閑雅多則古曲，優逸不迫；敏修則變移宮徵，抑怨取興，雜以新聲，然皆妙手絕藝也。後慶之不知存亡，敏修被虜北去，未幾竄而南歸。今習阮者，未有能及此二人也。

劉棐仲忱，詩律殊有風致，常賦《咸陽》二絕云：「父老壺漿迓義旗，亡秦誰復爲秦悲。不曾被虐曾蒙德，十二金人合淚垂。」「玉殿珠樓二世中，楚人一炬逐煙空。卻緣火是秦人火，只與焚書一樣紅。」殊類唐人題詠，他詩亦稱是。

華亭縣有寒穴泉，與無錫惠山泉味相同，並嘗之，不覺有異，邑人知者亦少。王荊公嘗有詩云：「神泉冽冰霜，髙穴雪與平。空山渟千秋，不出嗚咽聲。山風吹更寒，山月相與清。北客不到此，如何洗煩醒。」

西京牡丹聞於天下，花盛時，太守作萬花會，宴集之所，以花爲屏帳，至於梁棟柱拱，悉以竹筒貯水簪花釘掛，舉目皆花也。揚州產芍藥，其妙者不減於姚黃、魏紫，蔡元長知淮揚日，亦效洛陽，亦作萬花會。其後歲歲循習而爲，人頗病之。元祐七年，東坡來知揚州，正遇花時，吏白舊例，公判罷之，人皆鼓舞欣悅。作書報王定國云：「花會檢舊案，用花千萬朵，吏緣爲奸，乃揚州大害，已罷之矣。雖殺風景，免造業也。」公爲政之惠利於民，率皆類此，民到於今稱之。

《穆天子傳》，古書也。杜子美多用其事語，如「天子之馬走千里」，「王命官屬休」，「曾祝沉豪牛」，「歛玉大宛兒」，凡此四皆出此書也。曾皈彥和，博學之士，予先君有此書，彥和借往讎校，乃題其後云：晉中書監令荀公曾知嵫所上篆文《穆天子傳》六卷，即太康二年汲冢人準盜發魏襄王墓所傳竹書也。按《束晳傳》：竹策書凡七十五篇，內《穆天子傳》五篇，言周穆王遊行四海，見帝臺西王母。雜書十九篇，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，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。然則《穆天子傳》本五篇，公曾等所上乃有六卷者。今觀第六卷多記盛姬事，蓋並入雜書中，此一篇也。書雖殘缺，不可盡讀，而其所載事物，多故誌之所無者。如《世民》之吟、《黃澤》之謠、《黃竹》之詩，其辭皆雅馴可喜。又如「虎牢」、「五鹿」之所以名，亦可以博異聞矣。嘗考《漢書·地理志》：京北有西鄭，河南有新鄭，漢中有南鄭。京兆之鄭，先儒謂之鄭，班固曰：周宣王弟桓公邑。

應劭亦曰：宣王母弟友所封也。其子與平王東遷，更稱新鄭。臣瓚曰：周穆王以下都於新鄭，不得以威封。初，桓公爲司徒，王室作亂，故謀於史伯，而寄帑與賄於虢會之間。幽王既敗，二年而滅會，四年而滅虢，居於鄭父之丘，是以爲鄭桓公，無封京兆之文也。顔師古曰：穆王以下無西鄭之事，瓚説非也。今按此書，自第四卷而下，卷末皆書天子之入於南鄭，蓋瓚所謂穆王之所都者是也。第五卷有祭父自圃鄭來謁，蓋瓚之所謂鄭父之丘者是也。理即校書郎中傳瓚，乃公曾嶋所部校《穆天子傳》官屬也，故因取此傳以註《漢書》。然傳稱南鄭，瓚西鄭，所未詳其所以異，豈近世傳寫之誤也。漢中之鄭爲南鄭，不應京兆之鄭復稱南鄭。其稱西鄭，乃以圃鄭爲東耳。西鄭穆王出遊，反必入焉，豈非以其所都故耶？設非王都，亦圻內近地也。邦家在疆地畿內，諸侯當在邦都，其內爲縣，又其內爲都，則西鄭之於鎬京，殆可爲公邑而已，亦不足以爲國也。且是時已有圃鄭矣，則不必因桓公之子從周東遷乃得鄭名，然謂之新鄭，又果何耶？雖然，如瓚之説，亦豈全非哉？亦汲冢中竹書，唯此書及《師春》行於世，余如《紀年》、瓚語之類，復已亡逸。

今人家閨房，遇春秋社日，不作組紃，謂之忌作，故周美成《秋蕊香》詞：「乳鴨池塘水暖，風緊柳花迎面。午妝粉指印窗眼，曲理長眉翠淺。聞知社日停針線，采新燕。寶釵落枕夢春遠，簾影參差滿院。」予見張籍《吳楚詞》云：「庭前春鳥啄林聲，紅夾羅襦縫未成。今朝社日停針線，起向朱櫻樹下行。」乃知唐時已有此忌，循習至今也。

李博，宣和間仕大府卿，因職事陛對，徽宗問曰：「知卿年彌高而色不衰，中外稱卿有內丹之術，可具術以進。」博曰：「陛下盛德廣淵，睿智日新，學有緝熙於光明。臣雖不學，敢以誠對，謹領聖訓，容臣具術以聞。」明日乃進曰：「臣聞內觀所以存其心也，外觀所以養其氣也。存其心，養其氣，則真火爐鼎日炎，神水華池日盛矣。長生久視，上下與天地同流，天道運而不積，聖人知而行之。大道甚易知，其易行，以簡，以簡易，而天下之理得也。人之所恃以生者，氣也，氣住則神住，神住則形住，形住則長生久視，自此始矣。蓋日月運轉，寒暑往來，天地所以長久，吹噓呼吸，吐故納新，真人所以住世。故丹元子曰：形以神住，神以氣集。氣，體之充也；形，神之舍也。氣實則成，氣虛則敗，氣住則生，氣耗則滅。此廣成子所以保氣，而煙蘿子所以煉氣也。然則一言而盡保煉之妙者，其惟咽納乎。故曰：一咽二咽，雲蒸雨至；三咽四咽，內景充實；七咽九咽，心火下降，腎水上升，水火既濟，則內丹成，可以已疾，可以保生，可以延年，可以超升。臣謹刪其繁紊，撮其樞要，直書其妙，以著於篇。」上篇曰「進火候」，每日子後午前，若於五更初陽盛時尤佳。就坐榻上，面東或南，握固盤足，合目主腰而坐。澄心靜慮，內藏五藏，仰面合口，鼻中引出清氣，氣極則生，要而咽之，每一咽縮穀道

一縮，再引則再如之，至再至三。若氣極不能任，則低頭微開口以吹寧出之，勿令耳聞出氣之聲，如此凡三次，是爲進火一周天，俟氣調匀，然後行水。下篇曰「行水候」，行水，鼻中取鼻涕，口中取液，聚爲一處，多多益辦。俟甘而熱，即閉口仰面亞腰，左顧一咽，正中一咽，分三咽而下。內想一直下丹田，每一咽亦縮穀道一縮，如此一遍，是爲行水一周天。每進火行水畢，然後下榻，行履自如。「後敘」曰：五行水火爲初，人生水火爲急。此是極易之要法，上奪天地造化。學道修真之士，初行須覺臍下如火，飲食添進，四肢輕快，是其驗也。行而久之，則發白再黑，齒落重生，精神全具，復歸嬰兒，寒暑不能侵，鬼神不能寇，千二百歲，壽比彭老，漸爲真人矣。徽宗見而嘉納之。梁師成錄其説以示人，乃簡易之道，第行之者不能悠久耳。或云虞謨君明修養有得，亦只行此法也。

翰苑歲供禁中立春、端午貼子，前後多矣，率多擬效舊語，故少新意，惟能道宮禁一時之事者爲妙。王履道皇帝閣云：「彤霞蒨霧繞觚棱，樓雪融銀滴半層。別繞擬開延福宴，夾城先試景龍燈。」妃嬪閣云：「玉燕翩翩入鬢雲，花風初掠縷金裙。神霄宮裏驂鸞侶，來侍長生大帝君。」政和七年所進也。有皇后閣云：「蕊笈瑯函受秘文，清虛道合玉晨君。瑤臺夜靜朝真久，金屋春寒閟篆勤。」妃嬪閣云：「曈昽曉日上金鋪，的皪春冰泮玉壺。繡戶綠窗塵不到，凝酥點就輞川圖。」重和二年所進也。不惟才思清麗，皆紀當時事也。

徐遹子，閩人，博學尚氣，累舉不捷，久困場屋。崇寧二年爲特奏名魁，時已老矣，赴聞喜，賜宴於璚林苑。歸騎過平康狹邪之所，同年所簪花多爲群倡所求，惟遹至所寓，花乃獨存，因戲題一絕云：「白馬青衫老得官，璚林宴罷酒腸寬。平康過盡無人問，留得宮花醒後看。」後仕至朝官，知廣德軍，謝事而歸。

予四明同僚嚴明致養正，靖康丙午歲，仕廣德軍建平尉，任滿入城批書，館於郡之開化寺。一夕，夢一婦麗容服來訴曰：「妾四明人也，久寓於此，未有所歸，惟君子哀之，爲我謀所舍。」意若求葬也。既寤，詢諸寺僧，有云政和間池陽人彭汝雲爲郡從事，其子婦張氏死，乃殯於城西明教院。其後改院神霄宮，徙其徒入此寺，並移其柩於此。僧輩常有見之者，不以爲怪。嚴頗疑之。未幾考課事竟，將返馬，時赴郡官會。暨歸，夜參半矣，方就枕，復見其人立於帳前，泣訴曰：「知君戒行有日，前懇何如？」又云：「欲竭奴心，誓殫素誌。」嚴恍惚驚寤，悚悸而起，不能悉記其語。翌日，復詢彭氏，則亦托者同也。

熙寧十年，京師春旱，上心焦勞，於後苑瑤津亭建道場祈禱，上精誠甚切。一夕，夢一僧，形容甚異，於空中吐雲霧以興雨。及覺，雨遂大註。上大悅，求其像於佛閣中，乃羅漢中第十尊者也。元絳厚之時爲參政，作《喜雨詩》，王禹玉和其韻云：「紫殿宵稱感聖憂，玉毫曾降梵王州。慈深三界雲常聚，法遍諸天雨自流。作弼爲霖孤宿望，神僧吐霧應精求。」云云。人多稱之。

崔伯易，熙寧二年爲國子監直講，嘗著《熙寧稽古一法百利論》五卷，逾萬言，概以久任爲要；上之，召對延和稱旨，自此遂擢用，遍歷清要矣。予嘗求是書於其家，今已亡矣，惜乎不見於世。以此知古人著述，亡逸不傳者多矣。同時又有臨川吳孝宗子經嘗著三書，一曰《法語》，二曰《先志》，三曰《巷議》，舊嘗傳於其侄道宗夢協，亦亡於兵火。子經，予母之從叔也，今聞其從孫家尚有本，當復傳之。

唐庚子西謫惠州時，自釀酒二種，其醇和者名「養生主」，其稍冽者名「齊物論」。子西詩多新意，不沿襲前人語，如《湖上》云：「佳月明作晢，好風聖之清。」《獨遊》云：「烏攫春祠敏，鳶窺野燒癡。」《醉眠》云：「山靜似太古，日長如小年。」又《芙蓉溪歌》云：「人間八月秋風嚴，芙蓉溪上春酣酣。二南變後魯叟筆，七國戰處鄒軻談。」「人間二月春光好，溪上芙蓉跡如掃。周家盛處伯夷枯，漢室隆時賈生老。」「小兒造化誰能窮，幾回枯枿還芳叢。只因人老不復少，有酒且發衰顏紅。」此興殊新奇也。

臣昔與希真遊衡山朱陵洞天，過古蘭若基，野客留宿庵下，有聞類狗吠，希真謂此非人境，安得有是。客笑曰：「巖腹枸杞，生而酷似，此其音也。」臣憶舊説，黎明拉客欲識其處，未至百步，皆曰彼婆娑出眾榮者是，臣與希真將前，客急止曰：「此神物也，側常有蛇虎守護，必待有道之士以歸，若等無得輒近。」自是每念之。或入他山中，遇樵蘇又訪問焉，云往往有見，但苦在深絕不可到之地。元豐己未三月，陛下親策進士集英殿。三館故事：臣得寓直殿廊。入在銀臺門少四十步許，禦溝之上，有若洞天所望，熟視則枸杞也。其本圍尺有咫，左紐而連理。臣亟詢衛士髙者，對曰：「聞天聖前尤盛，此薦出苗耳。」臣益悚然，竊語同舍，或曰：是雖可近而甚秘也。曾減仙山神醫巖乎？既而嘆曰：下誠有物耶？孕天地陰陽之至和，隱端然不可輒至之神，今乃自幸托宮槐禁柳之列，備一時灑掃之觀，是豈浪出而徒然耶？偶臣屬昧方士采制餌服之節度，未得相與扑舞歡呼，隨萬年之觴，一供吾君，亦臣子心願目想而深可愧恨慊然者。因感而成詩，姑有待焉。云云。予因是知一物生得其地，乃爾悠久，彼南嶽之叢，與銀臺之本，雖遠近之有殊，其爲深根固蒂，無芟翦之患則所。云云。予方居山小隱，當蒔百本以供擷芼，

雖未能擬西河女子之壽，亦足禮天隨子之七帙也。

王直方立之，父名棫，家多侍兒，而小鬟素兒尤妍麗。王嘗以蠟梅花送晁無咎，無咎以詩五絕謝之，有云：「芳菲意淺姿容淺，憶得素兒如此梅。」

李廌方叔，嘗飲襄陽沈氏家，醉中題侍兒小瑩裙帶云：「旋剪香羅列地垂，嬌紅嫩綠寫珠璣。花前欲作重重結，系定春光不放歸。」後小瑩歸郭汲使君家，更名艷瓊，尚存也。他日訪之，乃襄陽士族家，遂嫁之。

洛陽牡丹之品，見於《花譜》，然未若陳州之盛且多也。園戶植花如種黍粟，動以頃計。政和壬辰春，予侍親在郡，時園戶牛氏家忽開一枝，色如鵝雛而淡，其面一尺三四寸，髙尺許，柔葩重疊，約千百葉。其本姚黃也，而於葩英之端，有金粉一暈縷之；其心紫蕊，亦金粉縷之。牛氏乃以「縷金黃」名之，以籧篨作棚屋圍幛，復張青帟護之。於門首遣人約止遊人，人輸千錢乃得入觀，十日間其家數百千，予亦獲見之。郡守聞之，欲剪以進於內府，眾園戶皆言不可，曰：「此花之變易者，不可爲常，他時復來索此品，何應之？」又欲移其根，亦以此爲辭乃已。明年，花開果如舊品矣，此亦草木之妖也。

予妹夫王從一太初著《東郊語錄》，有云：唐人詩云：「月落烏啼霜滿天，江楓漁火對愁眠。姑蘇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鐘聲到客船。」此張繼《楓橋夜泊》之作也。説者謂美則美矣，但三更非撞鐘時。按《南史·裴皇后傳》載：齊永明中，上數遊幸諸苑囿，載宮人從車置內，深隱不聞端門鼓漏聲。置鐘於景陽樓上，應五更三鼓，宮人聞鐘聲，早起妝飾。由是言之，夜半之鐘，有自來矣。予以爲不然，非用景陽故事也，此蓋吳郡之實耳。今平江城中從舊承天寺鳴鐘，乃半夜後也，余寺聞承天鐘罷，乃相繼而鳴，迨今如，是以此知自唐而然。楓橋去城數里，距諸山皆不遠，書其實也。承天今更名能仁云。

沈遼睿達以書得名，楷隸皆妙。嘗自湖南泛江北歸，舟過富池，值大風，波濤駭怒，舟師失措，幾溺者屢矣。富池有吳將甘寧廟，往來者必祭焉。睿達遙望其祠，以誠禱之，風果小息，乃得維岸。乃述寧仕吳之奇謀忠節，作贊以揚靈威而答神之休，自作楷法大軸，以留廟中而去。其後乃爲過客好事者取之。是夜神夢於郡守使還之，明日守使人訊其事，果得之，復畀廟令掌之。近聞今亦不存矣。

靖康初，韓子蒼知黃州，頗訪東坡遺跡，常登赤壁，而賦所謂「棲鶻之危巢」者，不復存矣，悼悵作詩而歸。又何頡斯舉者猶及識東坡，因次韻獻子蒼云：「兒時宗伯寄吳州，

諷誦遺文至白頭。二賦人間真吐鳳，五年江上不驚鷗。蟹常見水人猶惡，鵲有危棲孰肯留。珍重使君尋往事，西風悵望古城樓。」然黃之赤壁，土人云本赤鼻磯也，故東坡長短句：「故壘西邊，人道是、三國周郎赤壁。」則亦是傳疑而云也。今岳陽之下，嘉魚之上，有烏林赤壁，蓋公瑾自武昌列艦，風帆便順，溯流而上，遇戰於赤壁之間也。牡牧有《寄岳州李使君詩》云：「烏林芳草遠，赤壁健帆開。」則此真敗魏軍之地也。

酴醾花或作荼蘼，一名木香，有二品：一種花大而棘長條，而紫心者爲酴醾；一品花小而繁，小枝而檀心者爲木香。題詠者多。常記周無外云：「暖風吹麝入鉛華，不肯隨春到謝家。半夜粉寒香泣露，也應和月怨梨花。」韓維持國云：「平生爲愛此香濃，仰面常迎落架風。每恐春歸有遺恨，典刑元在酒杯中。」未若張文潛云：「紫皇寶輅張珠幰，玉女熏籠覆繡衾。萬紫千紅休巧笑，人間春色在檀心。」又未若黃魯直云：「漢宮嬌額半塗黃，入骨濃薰賈女香。日色漸遲風力細，倚欄偷舞白霓裳。」